

□孙葆元

清明时节我乘高铁赶往邹城去拜谒亚圣孟子。车上对面一位乘客见我带着摄影器材,就问我,到哪儿去?我说,邹城。他问:孟府?我说:对。他遗憾地说:早了点儿。你若晚来几天,孟府的流苏花就开了。

我没把他的遗憾放在心上。齐鲁大地双圣人,孔与孟,史称孔孟之乡。“一山一水一圣人”,其实也可以说“一山一水两圣人”。拜谒亚圣,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。

同曲阜孔门一样,这里有庙、有府。庙是祠堂,府是栖息地。在庙拜学养,在府思衣食。我的脚步从那个宽阔的广场迈进孟庙的大门。门是一个范围的开口,也是一部历史的开口,进了门就走向历史深处。于是就看到了横亘眼前的棧星门,大凡文庙都有棧星门,棧星在天,此门通向文化的霄汉。眼前的棧星门为清代重修,华彩壮丽,我在这道门前伫足良久。孟子有言:“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两千年以后进入圣人的殿堂,我们应该说些什么,可是说什么呢?说金声玉振还是余音绕梁?说枯黄的书页还是当下书页上的光芒?倘若没有历史的青绿,我到这里干什么呢?

不出所料,一片柏树林子从红色的围墙上探出头来。走进此门,一棵棵巨树列站于庭院中,每一棵树都挂着牌子,那是它们的“身份证”,牌子上写着它们的寿龄,每一棵树的树龄都在五百年以上。面对如此古老的生命,我肃然起敬。这些树长出了旷古的怪诞,是从远古延续下来的生命,它们站成一个林子,一株巨树就是一位当年秉承着亚圣教诲的学子,后学成林,正是传统的活力,用其古老震撼着我的心灵!

林子中有道,呈十字形。走向十字道口,前后有门,左右两端各设牌坊,一座匾额题写着“继往圣”,另一座题写着“开来学”。行走的脚步禁不住停在这个十字道口,思绪再次回到《孟子》书中。孟子说,“心之官则思,思则得之,不思则不得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他往深处阐释了孔子思与学的辩证。孔子曾说,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,指出了在思想更新的道路上既要善学,又要善思。思与学,学与思,是思想进步的两只脚,倒替着前行。再看,孟子说,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这是孟子与弟子公孙丑的对话,话语中直接体现了孔子“和为贵”的思想,把世界的和谐观具体到高于天地的境界。继往开来的起点原来在这里!两千年前的一群思想者,继承孔子之先圣,开创未来之绝学,这个过程曲折宏大,确实是“难为言”,言说也说不尽,只有一种气韵在胸中回荡。

前头立着一座宏大的石坊,便是“亚圣庙”了,我们踏着岁月的序幕才真正走进亚圣的篇章。牌坊后是气象门,“气象”二字出自宋代理学家程颢之语,他对儒家先贤作出比较,说:“仲尼,天地也;颜子,和风庆云也;孟子,泰山岩岩之气象也。”泰山岩岩之貌,巍峨堆积,拔地而起,让人瞻望不已。这道门为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年间修建,它的意义非凡,儒家传承就通过这样的门走向它的辉煌。

孟子时代,黄河还没有在齐鲁大地流淌,那时还只有一山两圣人。且听亚圣对先师的评介:孔子“登泰山而小天下,故观于海者难为水”。突然我想起唐人元稹的名句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元稹的“沧海”是从这里来的。且不管元稹,继续听孟子说,“观水有术,不盈其渊。日月有明,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为物也,不盈科不行。君子之志于道也,不成章不达。”他以水喻志,说流水必须漫过坑坑洼洼才能前行,君子的志向也应该像这流水一样,漫过人生的坎坷才能抵达远方。

孟府内除了连天古树就是石碑夹道,碑石如廊,其上多是后来帝王和继承者的推崇之词。我倒是被另一块石碑吸引,这是一块近代人题写的石碑,碑镌“母教一人”。推算一下,这块碑立于1925年,原在孟母断机祠旁,后移到这里。这里是两进祠堂,分别供奉着孟父与孟母。这块碑与进门处“五通碑”中的两块石碑前后呼应,那两块碑分别是“孟母三迁祠碑”和“孟母断机处碑”,讲的都是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讲了两千年,今天仍不乏新意。良禽择木而栖,慈母择邻而居。站在这些碑前,才明白“避之不及”的历史告诫。然而,被母亲三迁的孟子仍然面对着当时社会的不良,他没有效法母亲的三迁,而是迎上去,用自己的学说改变着所置身的世界,才为后世留下他的忠告。

我寻找着流苏花,这个时节有抢着绽放的桃李,一眼望去,坚干劲枝,傲岸挺拔。花也好,叶也



好,都是树的帷幔,看树要看枝干的美,枝干的美处藏在花叶的幔中,一定要有读破迷乱的眼睛才能看到。是刚刚过去的秋与冬拨华丽而返真朴,借用孟老夫子的话说,流水“不盈科不行”,盈科的流水遮住了凹凸的地形,要看地形的深浅必须去除流水。观水有术,是观其澜还是观其涸?

就在对流苏花的寻找中,我迈进孟府。府是家居,用今天的语言说是“故居”。孟母三迁的原址并非茅屋机杼,当代人为遗址树立起一座华丽的牌坊。孟母从那里迁到这里,这里未必奢华,也应该是草庐茅舍,否则任何母教都培养不出这么伟大的思想家。我在寻找那棵流苏树,无意间却发现一副对联,联道“青莱萝卜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”。眼睛又找到一处人生点悟,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供养,在青莱萝卜糙米饭中才能领悟世间的真谛,锦衣玉食培养不出院外那么多挺拔苍劲的古木。一句联语,让我找到孟子这棵大树根下的土壤。

那棵流苏树在赐书楼前的院子里,这座楼里存放着历代皇帝赐封的圣旨、诰封、彰表和墨宝,原名世恩堂。三百年前孟子后人在楼前种下这棵流苏树,年年著花,花覆如雪。花开时节便成为孟府的盛景,游人纷至沓来。打量这棵树,它的叶芽还在孕育中,一场平凡的孕育,如林中秀木不显,如众生人杰不扬。这棵给孟府带来花团锦簇的树沉默着,与其他的树别无二致。

离开孟家的栖息之地,走在邹城的街道上,我去寻找重兴塔,那是北宋嘉 年间的古塔,据说在一处小区的楼舍间。我选择徒步前往,不管路途长短,要的是看一看孟子的故乡,听一听两千年后的乡音。一路上打问,行人驻足指点,直走到孟母三迁的牌坊处,一群老汉围坐着聊天,上前询问,他们纷纷指点,其中一位打趣说,你小心走到死胡同里去!周围的人大笑。我说,走进死胡同再回来找你算账!笑着前行,便看到卖菜的地摊、卖饼的推车、无数徐徐行走的路人,一股亚圣之乡的遗风吹来,醇厚敦和,突然感到流苏花开了,就开在邹城的市井中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)

【读书笔记】

带锯与书香

□雪樱

第30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,我走进大学做阅读讲座。互动环节,有位同学分享去年读了三本书,她印象深刻的一本是余华的《活着》。

每次进校园,我都会向师生发起“一键三连问”:你一年读了几本书?印象深刻的是哪本?为什么?AI迭代发展的时代,年轻人的阅读变得奢侈起来。美国学者哈罗德·布鲁姆在《如何读,为什么读》中写道:“阅读即是消减孤独和增强自我。”阅读是精神的补品、灵魂的滋养,在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,坚持阅读变得困难起来,但是唯其困难,方显可贵。

那天深夜整理案头,我翻出一本小书《我和带锯二十年——双金属带锯漫谈》,内页上作者的赠言写道:“这本小册子,是我创业路上的投影。即便为了谋生,也不曾丢掉一个读书人的情怀……”当时读过的内容已然淡忘,如今重读则心生欢喜——带锯,本是冰冷而小众的机械设备,作者却为其注入体温和心跳:辞职创业、引进设备、开拓市场、编写刊物、叫响品牌……作者是个有心人,他从头开始,为带锯条创建词条:“双金属带锯条,带体和齿尖是两种钢材复合而成,齿尖硬度极高,一般做成环状,常用来锯切各种金属材料 and 石墨、铸铁。”锯齿锋利,锯切精准,这就像是竖排的诗,把日子的褶皱切割,为人生平分四季。他把一个冷门的机械行业发展成实体经济,为国家降耗节材几亿元甚至更多,但他始终不变地坚守一个读书人的理想,让思维如机油般浸润配件,使锯切技术运用于各个领域。打齿、断带、锯斜,带锯设备维修的整个过程,本身也是一种修行。编写《锯业通讯》,推广双金属带锯文化,本身也是一种精神布道。

实际上,每本书都是与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。这让我想起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,作者罗伯特身陷疾痛挣扎之时,与长子克里斯骑上摩托车,开启横跨美国大陆的万里征途。书中有处细节令我过目不忘。作者修理摩托车时,一颗螺丝突然掉进发动机深处,他静下心来,打着手电筒观察零件结构,把细铁丝弯成钩子,稳稳地勾出了螺丝。无独有偶,同伴的摩托车油门卡顿,他慌忙拆下整个把手,孰料不小心扯断了电线,变得更加糟糕。作者的维修过程堪称“冷静法”,骑上摩托车感受一下阻滞的节奏,经过种种排除,发现只是某个小弹簧的角度偏移。“维修工作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修复机器,而是为了修复我们自己的价值观。”这句话深得我心。读与写,乃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,阅读无法自动地

改变人生,但是坚持阅读的人有可能改写命运。

如果说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是儿子帮助父亲告别疾痛的“在路上”,那么《僧侣与哲学家》则是父亲理解儿子的对话录。父亲是法兰西学院院士、理性至上的哲学家,儿子马修·理查德曾是诺贝尔奖导师门下的分子生物学博士,两人的对话不啻于价值的理性冲撞与心灵的渐次打开。他们的对话超越输赢,无关利益,却是父子关系的一种修复。最终,父亲没有被说服,但他理解了儿子“选择背后的严肃性”。我从中分明看到了一种“仰望星空的能力”。

回到《我和带锯二十年》,出版时间大约是2010年,十五年一晃而过,作者播种的“读与写”的种子在向上拔节,葳蕤成树,为路人投下大片浓荫。时隔两年,他编辑出版《家庭成员作品集》,收录老伴、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、孙子的文章。作品集的“雏形”是一本剪报,家庭成员每有作品发表,当天剪下来做成剪报,眼看发表作品越来越多,便有了出本书的想法。封面有首小诗,读来颇有机趣:“夫妻子女媳婿,都爱诗词歌赋;短文一篇篇,道出段段掌故;有趣,有趣,且看我家文库。”俨然,这是全家人的“说吧,记忆”,也是非常难得的“家庭相册”。作品集出版后,他和老伴又忙个不停,走社区、进学校、到乡村去赠书,只为在更多人心中播撒阅读的种子。

一个人的阅读会影响一家人,反过来,全家人的持续阅读会壮大家族文化谱系,使“时间银行”里的“精神储蓄”不断增值,多少年后,福泽子孙后代。还是古人说得好,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”阅读是一项有根有魂的事业,看不见长远的人,亦无法拥有未来。如今,作者的孩子们都已长大,特别是孙子,外孙女获奖佳作不断,《家庭成员作品集II》即将出版。

记得作者还出过一本诗集《祖国的早晨》(1964—1977),书的赠语中写道:“一个怀揣诗人梦想的年轻人,把青春之歌留在了历史的回音壁上。”诚然,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“青春之歌”,赤诚与理想、激情与滚烫,在字里行间燃烧,点燃成火把。

带锯成就事业,书香馥郁心灵。这位老先生名叫韩庆祥,家住山东历城。家门口不远处有一座山:华山。每次路过,我都会远远地眺望,那座尖尖的小山,恍若水泽间生出的花骨朵,孤傲凌霄,寂寂绽放,把一座城的芬芳带向远方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